



佛窟后的

拜城

古龟兹国之后花园

南疆大地之绿翡翠

董立勃 主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董立勃 主编

佛窟后的

拜城

古龟兹国之后花园

南疆大地之绿翡翠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佛窟后的拜城 / 董立勃主编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7.08

ISBN7-5059-4665-X

I.佛… II.董…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3770 号

书 名	佛窟后的拜城		
主 编	董立勃		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		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		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		
印 刷	新疆科恒彩印有限公司		
开 本	787×1092	1/16	
印 张	14.00		
字 数	220 千字		
版 次	2007 年 12 月第 1 版·第 1 次印刷		
印 数	1—5000 册		
书 号	ISBN7—5059—4665—X / I·3644		
定 价	28.00 元		



序

高克平

品味拜城

忽上天上路,依然想物华。

云疑上苑叶,雪似御钩花……

一千三百年前,唐代大诗人骆宾王途经这里时,就曾豪情满怀地写下这几句雄壮而又婉约的诗句。其实,为她挥毫泼墨的又何止这些文人骚客呢?自汉神爵二年(公元前60年)设立西域都护府,这里的山山水水同新疆其他地方一道纳入祖国版图之后,又有多少文韬武略的仁人志士,收眼海内,马放南山,筑展西域,屯垦戍边。在这片亘古广袤的苍茫大地上,又留下多少的豪情壮歌……

位于天山南麓古丝路上的这片绿洲,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沃土,深藏着横贯东西纵观古今的渊源文脉。抹去厚厚的历史尘埃,祖先们创造的丰功伟绩至今还是那么眩目骄人:凿山开关,大漠驿栈,烽火坞障,刻石铭文……跋足其间,不由反溯炎黄播下的悠悠五千年文明历史,追忆一代代前赴后继的先辈们为打造边疆文明与辉煌,拓展绿色希望丰碑的艰辛……

她的确很美。无论是高耸云端的天山、四季如歌的河流,还是碧茵如毯的草原、莽林、绿洲,都能以其庄重、典雅给人以稳健康宁之感。

她的确很美。克孜尔石窟里的飞天仙子,在却勒塔格山麓刮过的季风中,似能翩翩起舞,克拉2气田高塔长长的投影,都能给人无限的遐思……

这就是拜城,一个让人一见倾心、流连忘返的地方!

新疆作家协会的作家们用娴熟犀利的笔锋,向读者们勾勒出了这副美轮美奂的生动画面。他们的动感之旅,铸就了一部动感之作——《石窟上的拜城》。每段文字,每个章节都是他们的心作,如同一幅幅色彩艳丽、流动着的油画。的确,走进拜城,不仅是感观上的转移,而是心灵深处的撞击:高嵩

云端的群山,或隐或现湍急的溪流,参天的白杨,争奇斗艳的鲜花,久远苍凉的雪山,无忧高歌的牧羊少女与条田、农庄、羊群一道点缀着这抹绿色的圣土……有人说,拜城就犹如一幅画,画中有画,画外也是画。临高鸟瞰,一片烟霞,两河绕城,碧绿塞目,令人美不胜收,目不暇接。此景此情又俨然一幅硕大的水墨国画,铺陈在南疆大地上。

千百年来,勤劳的拜城人民一直致力于开发绿洲灌溉农业,垒坝垦田、植桑种粮,在戈壁荒漠中扒出一个个绿洲,将赤成与汗水沉淀入黄沙,化为腴肥的沃土,育得这里莺歌燕舞,柳绿桃红,牛羊成群,用紫燕衔泥的精神,筑就了美丽的拜城,美丽的家园。也铸就了风格独特的草原文化、绿洲文化、城郭文化、水文化和农耕文化。她是世界上唯一的四大文明汇聚交融区域,是古龟兹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。

走进城乡各地,扑面而来的尽是阵阵文明之风,尽是方兴未艾的“大文化”理念。县城绿树环合,自然雅致,古朴而又不失现代文明,文化风气正浓。这里的人民深深懂得,生活的价值在于创造,生活需要文艺,或诗、或歌、或绘、或舞,都可以对生活进行表白。今天,在这别有的天地里,拜城人民在用质朴的心灵守护这天上人间的景观之最,让这里称之为“富庶”的宝地更具别样的温情与洁净。

我们热忱欢迎文艺界人士继续关注拜城,做客拜城,感受拜城,大书拜城。是歌者,拜城就是回音壁;是舞者,拜城就是旋转着的大舞台。

高克平

(中共拜城县委书记)



目 录

第一辑：古道新城

002 / 墩麻扎村禁地 刘亮程

012 / 拜城三记 赵光鸣

018 / 龟兹古道写拜城 李 娟

030 / 走读拜城 亚 楠

037 / “深闺佳人”——拜城 苇 青

044 / 对立的风景 陈 予

050 / 拜城散记 曹新玲

056 / 拜城印象 尹德朝

第二辑：仰望佛窟

062 / 守神的圣徒 胡康华

071 / 别有洞天：鸠摩罗什的打坐 黄适远

078 / 拜城两章 江水寒

090 / 迟拜拜城 李 娟

100 / 龟兹石窟的裸女 南 子

104 / 西域乐都的久远记忆 李卫疆

109 / 沙漠飞天抚箜篌（外三章） 王素芬

第三辑：神奇山水

118 / 穿百褶裙的五彩山 毕 然

123 / 拜城魔鬼城探秘(外一章) 高炯浩

129 / 领略拜城魔鬼城 路海龙

134 / 新疆拜城的“克孜尔魔鬼城” 吕宜芳

137 / 魔鬼城——梦魂牵绕的地方 肖 梅

140 / 魔鬼城纪事(外五章) 李桥江

第四辑：绿色圣土

168 / 小“医生”月尔尼沙·肉孜 萧 云

172 / 恋爱中的拜城 丁 燕

184 / 拜城的兰蝶谷 赵雪勤

188 / 一个人的拜城 赵 勤

192 / 赛里木乡的赛乃姆(外一章) 李颖超

197 / 拜城两件宝：“彩虹”与“小人参” 侯 菲

204 / 话说拜城(外二章) 任克良

208 / 天山明珠耀拜城 郭培中

211 / 葡萄架下的欢歌 熊红久

214 / 拜城这个地方 董立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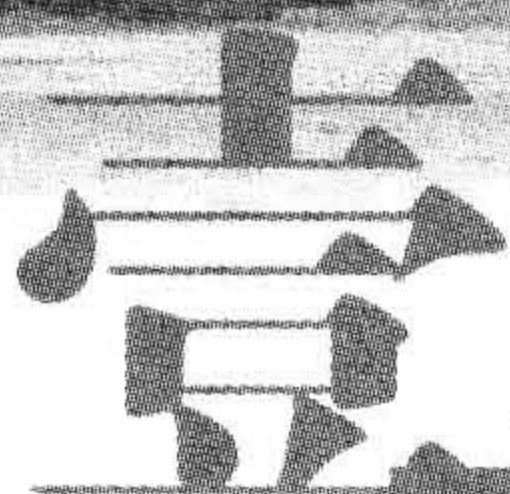
古道新城

第

一

辑

G U D A O X I N C H E N G



刘亮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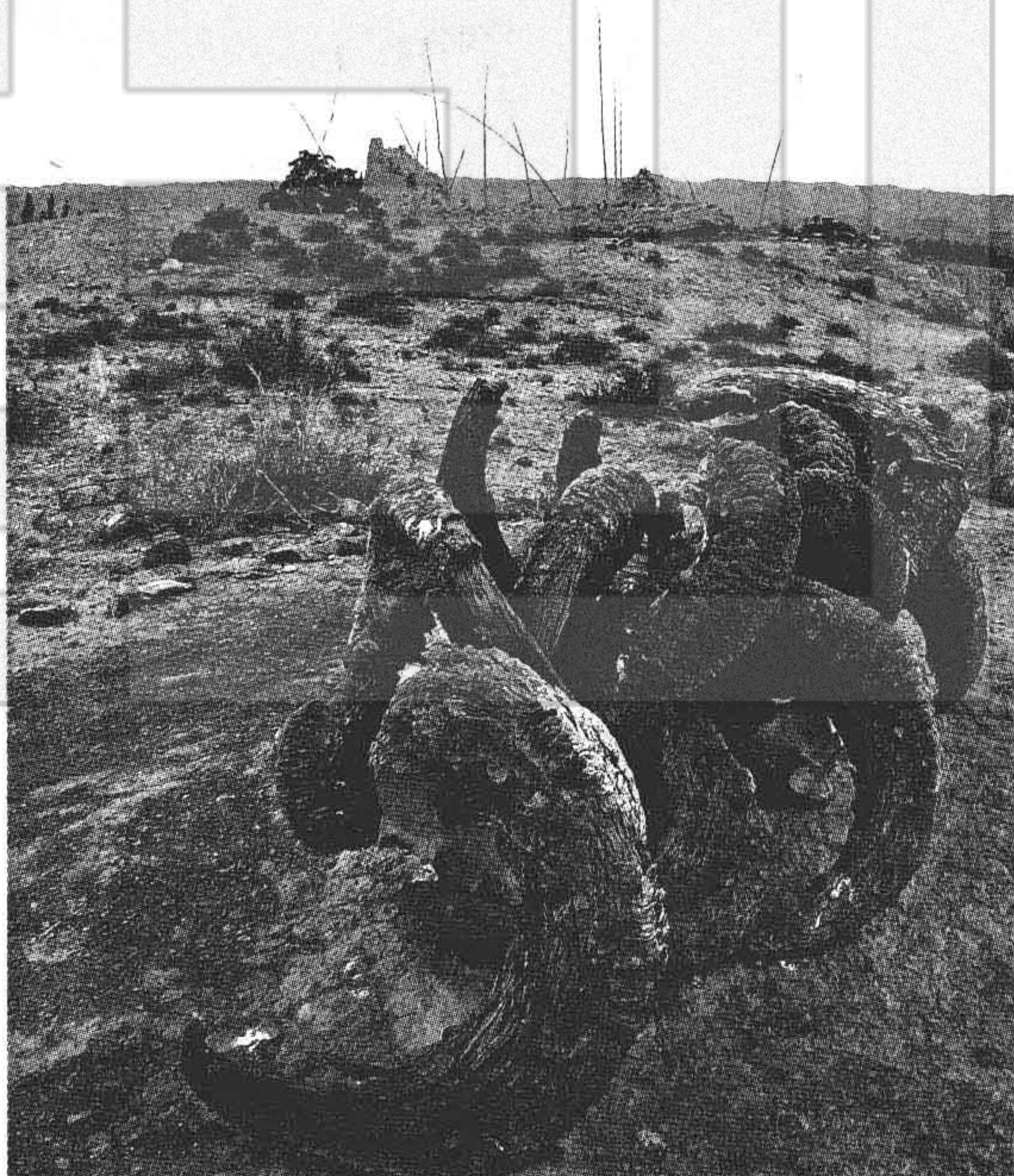
墩麻扎村禁地

高岸上的墓

从村子里往上看,墩麻扎仿佛在天上,插满麻扎的树枝戳进云里,系满树枝的布条飘进云里。墩麻扎上空经常打雷,天一阴,天就塌在墩麻扎上,看上去云堆挨着墓堆。云堆里埋着吓人的雷。墓堆里埋着不认识的人。遇到大洪水,高岸被河水冲塌一块,隔几年有一具陌生尸骨掉下来,骨头散落在河里。村里人把它收拾起来,原拿到高岸上埋了。

几百年前——几百年呢?他们的祖先来到这个山沟时,高岸上的墓就堆在那里,成堆的盘羊头就堆在那里。沟里有一片被人耕种过又荒芜的土地,有废弃的房子、敞开的积着厚厚羊粪的圈、被杂草覆盖的路,似乎在这里生活的人,全死了,埋在高处。

村庄的名字记住了人





们最初看见它时的样子——墩麻扎。高岸上的墓。

人们收拾废弃的破房子，挖通淤堵的水渠，在冰凉的炉灶燃起火，这个山沟里已经荒芜得断了炊烟的生活，又被另一些来历不明的人续接上。

从那时起，高岸上的麻扎成了村里人的禁地。他们把别人的祖先当做神灵供奉，接着埋在墩麻扎里那些人的生活往下过。那些全部变成祖先的人，把地留下，水和空气留下，羊圈和山坡的青草留下，只占一块光秃秃的河岸高地。那是神灵呆的地方，村里人不轻易上去。

几百年过去，墩麻扎依旧保持着人们最早看见它时的样子，只有风和河水，改变着这个地方，带走一些沙土，又带来一些。所以墩麻扎还这么高。

在到达这个村庄之前，他们的祖先在哪生活，从哪来的，没人记得，知道了。村里人自己的麻扎在高岸西边的斜坡上，隔着一片矮草黄土，比墩麻扎低。过多少年才能和墩麻扎连在一起。

老水磨

托乎尼亚孜当了二十年村长。托乎尼亚孜说，我要是没啥麻达的话，村长就一直当下去了。这个村长嘛，别人也当不了。

为啥？

因为村长不是一般人能当的。我当了二十年村长，大家都认为我就是当村长的人。他们每次都选我当村长，习惯了嘛。还有乡上县上的领导，也习惯我当村长了，到村里来，村办公室不去，小车直接开到我的院子里。我也不习惯干别的了，我已经干了二十年村长，不当村长的话，我干啥去。

村里老人说，结杏子嘛，还要指望老杏树。我们村里上百年的老杏树，每棵都结多多的杏子，树越老杏子的味道越好。小杏树不行，年轻娃娃嘛，没经验，花开得好得很，果子结不好。

新农村建设把我们的老房子全拆了。当时村里好多人不愿拆老房子，其实我也不愿拆，老房子有感情了。但我是村长，要先听上面的话。我就带头盖了砖房子。然后，我去说服那些不愿拆的老户。我说，我这个老村长都住到砖房子了，你们还要在土房子住吗？

我说，政府花钱给我们盖砖房，一是让我们的村子变得好看，新农村嘛，要有新样子。二是抗震。我们的土房子地一震就塌了，好多人家的房子住了



几十年上百年的，已经成危房了，地震会塌死人。

他们对砖这个东西不熟悉。用砖垒房基可以，垒到房顶不放心。土块是自己打的，砖不是，买来的。村民狡辩说，地震了砖房也会塌，砖比土块硬，砖砸人比土块疼，砖房塌了更危险。砖能砸死人，土块不会。

我们墩麻扎的人，要是不想干一个事情，歪理由多得很。

村里的水磨前两年才不转了。我当村长的第三年，就想着在村里开一个电动面粉厂，好多老人不愿意，说我们吃了多少代水磨磨的面，机器磨的面有铁味道，吃了对身体不好。

其实，机器磨的面又白又细，打饅、做拉条子，都好得很。水磨磨的面，粗得很，有时候还有石头，村里好多人的牙被崩掉过。

后来因为水沟里的水少了，转不动磨，新磨房才建起来，又白又细的面才磨出来。水磨房却一直留着，就在村口的干水沟上，你们进村时肯定看到了。我们村的旧东西，谁都不动。那些老人，还等着上面来水，再磨一麻袋的水磨面，打饅吃呢。

刚没水的时候，他们都怀疑是我把水停了。因为我一直想建电磨房，就想



了一个停水的办法,让水磨转不动。村里这一沟水,从山上下来的,上面有个水闸,给每个村子分水,那个地方只有我村长上去,村里人不知道水咋样到了村里,因为水一直不断地流到村里,谁也不操心水的事。渐渐地没水了,人们才着急了,都来找村长,找村长有啥用,山上没水了,找山的麻达去嘛。

屋顶上的佛窟

墩麻扎还有一个名字:库里阿塔麻扎。阿塔是老爷的意思,库里是一种巫术。相传最早到村里传教的阿塔会一种神奇巫术,用指头一指,眼睛一翻,人就会死掉,村里人都害怕了他的巫术,跟着他信了伊斯兰教。

传说来这个山沟传教的是两兄弟,一人进了一个村子。哥哥靠“库里”征服了墩麻扎村,弟弟有何才能不知道,只是他去的村子叫了他的名字:沙卡提卡。

从墩麻扎村的沟里,沿一条窄窄的驴车路,走到沟口,拐一个人字形锐角,就进入另一条河沟里的沙卡提卡村。人走的话,就不这样走了,直接爬上河岸,再下一个河岸,很快就到了。两个村子其实就“牙长一截截路”,被一个窄窄的高岸隔着。它们是兄弟村。沙卡提卡是一个小队,归墩麻扎村管。

县文物局的吐尔逊江带我们去看这个小村庄的佛窟。看守佛窟的是他的亲戚,叫再乃甫。再乃甫的丈夫好多年前生病死了,她带着三个孩子生活。家里有一百五十头山羊、六头牛、一匹马、两亩杏园。两个女儿留在家帮她干活,儿子在县城上高中,寄住在吐尔逊江家。

我们刚在房前的炕上坐下,再乃甫就进到羊圈里,牵了一只小山羊出来,我让吐尔逊江赶紧去挡住,因为再乃甫要给我们宰羊了。

再乃甫是县文管所任命的文物看管员,职责是看护自己家屋顶山壁上那个里面啥都没有的佛窟。县文管所每年给她二百七十元工资,有时候文管所的经费紧张,没钱了,年底所里的人过来,给她带两块砖茶、两包方块糖,好的时候还有一壶清油,也算一年的报酬了。只要所里来人,她都会宰一只羊,好好招待一顿。

从再乃甫家门口望上去,山壁顶上的佛窟是一个不大的黑洞。下雨的时候佛窟上面经常有雷声,还有石头滚下来。再乃甫说,她还是姑娘的时候,上去过一次。是从村子后面,先上到高岸上,再从上面往下走,坡陡得很,那时





候里面有被砸烂的佛像,墙上还有一些壁画。后来,听上去过的人说,里面啥都没有了。再乃甫也有三十年没上去过,只是每天有意无意朝佛窟望一眼。这是她的工作。

要是白天有人上去,我能看清楚。我看见佛窟那里有人,站在房顶喊几声,人就跑了。再乃甫说。

不过,他们要晚上上去,我也不知道。我晚上要睡觉呢。

沙卡提卡村有两股泉水,分别从村南村北的山上流下来,汇到村边的河里,平常河里一点点水,刚够浇地和人畜饮用。发洪水的时候就麻达了。村里的二百多亩地,在大前年的一场洪水中不见了,河沟里的石头滩变宽几十米。沙卡提卡以前是个富裕村子,一人五亩地,每家房前屋后都有两三亩的杏园子,河滩上有十几亩麦子,随便种点什么都够吃了。自从洪水冲走二百多亩地,村里的土地重新分配了一次,每人剩下三亩地,种不好口粮就紧张了。

五百岁的杏树

再乃甫的叔叔莫里亚孜是村里年龄最大的人之一,今年七十六岁。还有一个比他大十岁的老头,叫吐里亚孜。

莫里亚孜说,那个吐里亚孜年龄比我大,但我长得比他老。我三十岁的时候,长得就像五十岁的人。我五十岁的时候,长得像七十岁。现在我七十多岁了,不知道我长成啥样了,没有人老成我这个样子。我多少年没照镜子,我的眼睛花掉了,看不清别人也看不清自己。听说那个吐里亚孜也不行了,他的耳朵坏掉了。

沙卡提卡村最老的两个老头,一个眼睛花了,看不清了。一个耳朵聋了,听不清了。他们各住在村庄两头,莫里亚孜住沟南,地,在南沟种,羊往南梁放。吐里亚孜住沟北,麦子在北沟里长,山羊在北坡上牧。两个老头,好像一个把一个忘记了。在吐里亚孜耳朵里,这个莫里亚孜好多年没声音了。在莫里亚孜眼睛里,那个吐里亚孜多少年没影子了。可是村庄一百年的事都在他们俩的脑子里。

莫里亚孜说,他爸爸叫达吾提,爷爷叫曲勒克。曲勒克的意思是皮靴子。再往上,爷爷的爸爸叫啥就不知道了。三代以上的事,我们都记不清了。人死了嘛,名字就被胡达拿走了。听说胡达在天上不是按人的名字,而是按人的

好坏认人。就像我们把好杏子拣到一边，坏杏子拣到一边。我们家的杏树，我也只知道它长了三百年了。这是我爷爷曲勒克传给我爸爸达吾提的。我们也照这个数字往下传，传上三代，再加一百年。也就是说，等我死了，再乃甫可以说，这些杏树有四百年了。现在还不行。我还没死，我活在这些杏树的三百年里。我死了杏树就进入四百岁了，那是再乃甫和她的巴郎子活的日子。等他们活得把我的名字忘掉的时候，这些杏树就五百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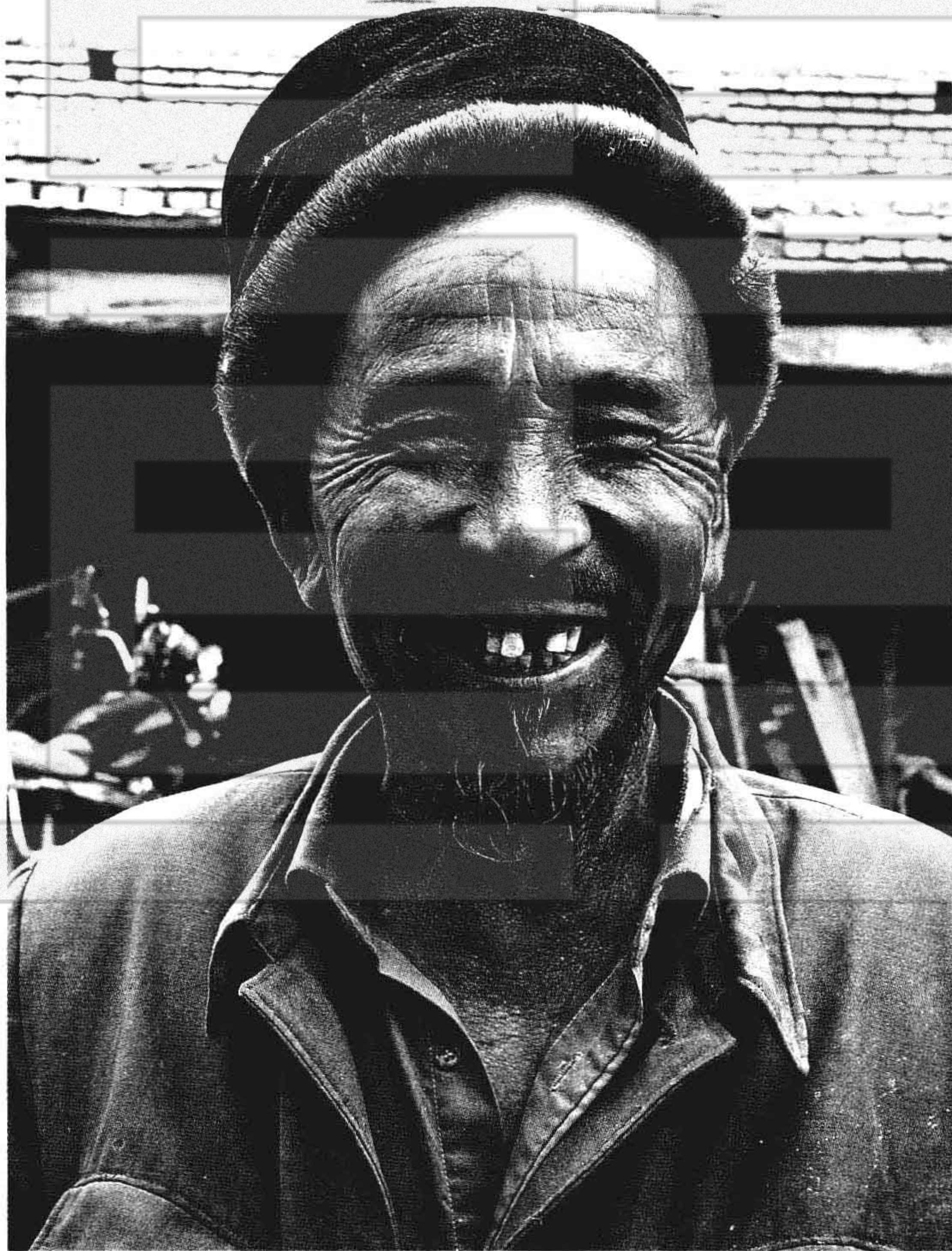
沙卡提卡村的麦子七月初熟，杏子也这个时候熟，人们忙着割麦子，起早贪黑，麦子割完杏子熟落一地。再乃甫家的杏子从来没卖过钱，来客人了随便吃，随便摘了拿走。树上结的东西，又不是自己身上长出来的。落在地上没坏的捡起来晒成杏干。这些老杏树，从几百年前结杏子开始，就没管过，不用浇

水、施肥，不用修枝，啥都不用管，就是杏子熟了，动手摘。不想摘、没工夫摘就不摘，让它熟落了，蹲在地上拾。

孤独的红山

两个村子间的河岸高地上，孤独地竖起一座红山。圆锥的金字塔形。单一的红，和周围的灰土色高岸决然对立。

传说红山原是村里人的麦垛，他们丰收的麦子高高垛在那里。村民衣食无忧。传教的“阿





塔”说,你们不信胡大,胡大会惩罚你们。说着手指一指,麦垛立马变成红色土堆。

还传说村里人和传教者在这里打仗,战斗非常激烈,人的血把山染红了。在这一带,关于宗教战争的传说好多。当时的库车、拜城被伊斯兰军队攻破后,克孜尔、库木吐拉等主要佛窟都遭到毁灭性破坏,大量僧人被杀,或归顺改信伊斯兰教。大的战争结束后,偏僻山沟的抵抗还在继续。这种抵抗和对佛教的坚守可能一直没有结束。县文物局的吐尔逊江告诉我,在刚解放的时候,拜城县还发现有信仰佛教的老人,秘密地在家里供着佛像。这是多么让人不可思议。

墩麻扎村孤独地坐落在河谷里,隐秘而偏僻。从高岸上过都不容易看见。在过去的千百年里,墩麻扎不被发现地独自存在着,这个村庄的人们,一直把最古老的东西携带到今天。

在公元前的漫长世纪里,当地人信仰着万物有灵的萨满教。后来,佛僧托钵捧经来到这里,不知道他们用多么长久的时间接受了佛教,村里建起佛

寺,河岸凿出佛窟。但萨满教的影子一直弥留在人们的生活里。佛陪伴了他们一千多年。十四世纪后,伊斯兰教带着军队来到这里,强迫村民改变了信仰。但佛的影子还在。

第一次看墩麻扎上的残留建筑,我以为是一座佛寺,西墙壁上一人高的圆拱壁龛,显然是供佛像的地方。拜城文物局的吐尔逊江说,这是一座清真寺。早期的清真寺仿照佛寺建筑,或者直接将佛寺改做清真寺。这或许是一种传教策略,那些被迫改变信仰的人们,走进熟悉的寺院,里面的佛不在了,以前塑着佛像的壁龛上,挂着一方白布。人们对着白布和布后面不让人看见的圣物祈祷叩拜。村民信仰了伊斯兰教,但萨满教和佛教的东西依旧没丢,被毁的佛像,以一种隐秘的形式存在下来。据学者研究,维吾尔麻扎的凸字形的结构,就是佛像形象。当地老人喜欢剃光头,也是僧人传统的遗续。而插在麻扎上的树枝和系在树枝上的布条,则是萨满教的东西。那些树枝像一根根无线电天线,接收着宇宙中的灵。

从古老的萨满教到佛教到伊斯兰教,宗教像一个个尊贵客人,留住在村里。就像他们不轻易丢掉旧东西,那些属于古代的,也一样属于现在和将来。时间在这里迷失方向,几千年的岁月都没有走开,拥挤在这个隐秘河谷的小村庄里。



古老的心灵

天晴时,墩麻扎全部暴露在阳光里,没有一丝阴影。村庄和麦地静静围绕。墩麻扎上有一座土围起来的大墓,西筑有门楼,墓旁堆放着巨大的盘羊头,羊角表皮已风化爆裂,形状依旧完整,内质依旧坚硬,盘羊头依旧堆成几百年前村里人到来时的样子。除了风,没有人动过它们。风也吹不动它们。对面一个土建筑遗址,样子很像佛寺的清真寺。